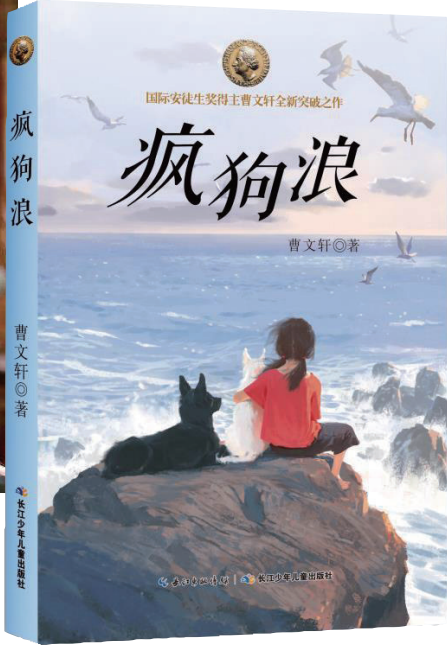




曹文轩《疯狗浪》:



长篇小说《疯狗浪》是曹文轩先生的新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如既往地运用富有诗意的笔调,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唯美至善的故事。小狗沫沫和小主人船花生活在一个海边的渔村中。一天,沫沫误入渔村边的一片树林,被一群生活在树林里的流浪狗团团围住,幸亏公狗黑风仗义相救,沫沫才侥幸逃回渔村,逃过一劫。后来,觊觎沫沫的流浪狗首领狼眼施展诡计,害得黑风被赶出了渔村。已经爱上黑风的沫沫离开渔村,和黑风一起,在渔村旁的一座小山上安了家。后来,为了搭救自己的孩子,黑风在与流浪狗的搏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为了让沫沫带着孩子心无牵挂地回到渔村,黑风趁着妻儿熟睡时勇敢地走向了大海,走向了汹涌而来的疯狗浪。沫沫知道黑风再也回不来了,它带着孩子去寻找船花,却发现船花身边又有了一条新的小狗。于是,沫沫带着孩子默默地离开了村子,走进了流浪狗盘踞的树林。



小说讲述的故事主要在树林、渔村和小山这三个地理场域展开,而这三个场域,援引法国心理学家拉康的理论,又分别对应着人类最重要的三个心理场域,即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因此,作者也得以通过不同人物形象在这三个地理场域上展开的矛盾冲突,书写出盘踞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种种激荡起伏。现实界位于人类心灵的底层,那里充斥着各种无意识的本能与欲望,一如小说中那片幽暗的树林。在这片树林里,以狼眼为首的流浪狗像野兽一样生活着,“它们不像狗,更像鬼鬼祟祟的狼”。它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以不择手段,偷窃、欺诈、杀戮都是它们生活的常态。作者没有在小说中塑造一个世外桃源般

# 叩问心灵的奥秘

□李 纲

的乌托邦,相反,他引导着读者直面这片幽暗的森林,直面人性中的幽暗。因为说到底,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些让我们弃如敝履的恶念与恶行,其实全部源于我们自己的生物本性。既然如此,我们与其让孩子们相信所有的人的生而行善,还不如陪他们一起直面人性中的丑恶。毕竟,只有勇敢地面对心灵中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人类才有可能成功地实现自我的升华与救赎。

如果说现实界中充斥着人类的动物本能,那么,想象界中所蕴含的就是人类理性的力量。人之所以为人,不仅是因为具有人类的形体,更是因为具有人类应有的理性,并且能够运用理性压制自己的各种本能与欲望。在作品中,对应着想象界的是那座海边的小渔村。生活在渔村中的村民和他们驯养的家犬与树林里的流浪狗彼此敌视,他们时刻提防着流浪狗的入侵。虽然本能与欲望还是会时不时趁着理性有所懈怠的时候冒出头来,就像流浪狗们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潜入村庄,但大多数情况下,理性都能在与本能的对抗中处于优势。当沫沫初次遭遇流浪狗时,它拼命地跑向村子,向村子里的家犬们求救。这时,“全村的狗都叫了起来,声势浩大,并朝沫沫这儿迅速赶来”,随着它们的到来,流浪狗们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段描写,以及稍后村民们齐心协力打退流浪狗的情节,正是对理性与本能之间对峙关系的生动写照。

理性虽然是一种正面的心理能量,但也有它显而易见的弊端,那就是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正如船花的父亲拒绝收养黑风,因为他不想为了一条狗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而船花抛弃了沫沫,也是因为沫沫的“叛逆”使她失去了一个可以陪伴左右的伙伴。在作品中,真正达

到处于象征界的理想人格的,是沫沫和黑风。象征界源于想象界,却又高于想象界,它包含着那些最美好的情感与最崇高的道德理想,例如爱、奉献和牺牲精神。沫沫和黑风都曾经生活在人类的村庄中,但却在离开人类社会后实现了自身的升华。尽管饱受人类的误解和流浪狗的威胁,它们却始终相依相伴,不离不弃,谱写了一曲关于爱的颂歌。在它们光辉形象的映衬下,幽暗的树林和海边的小渔村都显得黯然失色。

然而,在作品的结尾,想象界还是坍塌了。黑风死了,沫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生存下去,也被迫归顺了狼眼。黑风和沫沫的不幸既缘于流浪狗的步步紧逼,也缘于村民们对它们的疏离。作品中想象界的坍塌无疑提醒着读者,在并不完美的人性与现实功利的人心的双重夹击之下,对于唯美与至善的追求是何其的艰辛。当然,黑风与沫沫的牺牲并非全无价值。船花得知沫沫走进了树林后,跑到了那座喻指着象征界的小山上。她先是无声地哭泣,然后放声哭了起来。此时的船花终于理解了沫沫,她的哭泣也预示了她的心灵成长,让读者对船花的未来和人性未来都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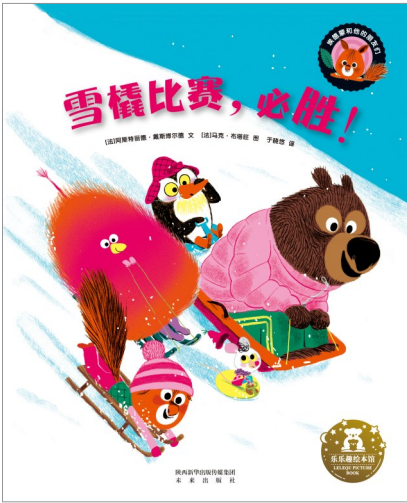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拉康的理论中,想象界正是以语言和由语言书写而成的道德理想作为呈现形式的,而文学恰好也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地揣测,作者正是通过作品并不完美的结局表达了自己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理解: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具有殉道的精神,直面人生,不畏艰辛,不避苦难,执拗地将自己心中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与善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熔铸成美妙的语言,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儿童心目中播撒下善和美的种子。

■短 评

《雪橇比赛,必胜!》:

## 快乐第一,比赛第二

□黄 荭



因为出生在江南,小时候一到冬天,我最盼望的就是下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树梢上,落在花瓣上,落在湿答答的地上和我的刘海上。睡觉前我会默默许愿:雪一定要一直下一直下,一定要积起来。没准冰雪女王听了我的心愿,魔杖一挥,第二天早上起来便是一个明晃晃、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世界,厚厚的积雪像刚晒过的棉花一样软软的、喧喧的,我和小朋友们就可以忙不迭地奔到雪地里撒欢:打雪仗、堆雪人……但快乐总是昙花一现,南方的雪很快就化了。

阿斯特丽德·戴斯博尔德的《雪橇比赛,必胜!》是“埃德蒙和他的朋友们”系列故事中的一个。一早醒来,松鼠埃德蒙发现林间空地一片寂静,那种雪天独有的一根松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响声的寂静。但寂静很快就被棕熊爱德华的大嗓门打破了,他邀请小伙伴们来一场雪橇比赛:松鼠埃德蒙、老鼠波尔卡、咕噜咕噜毛毛怪、一只谁都不认识的企鹅(是猫头鹰乔治cosplay的)、当然还有志在必得的比赛发起人棕熊爱德华。埃德蒙喜欢和大家一起滑雪橇玩儿,唱着歌拉着手嘻嘻哈哈,但他不喜欢比赛,因为比赛让他紧张,心怦怦直跳像一面小鼓咚咚乱敲。尽管不情愿,他还是陪第一次滑雪橇的毛毛怪一起参加了比赛。

比赛开始了,棕熊爱德华一马当先,老鼠波尔卡紧随其后,企鹅手忙脚乱排在第三,毛毛怪和胆小的埃德蒙被远远落在后面。但天色忽然暗下来,下起了雪,棕熊爱德华滑得太快没看清下山的路拐岔了道,被一排冷杉拦住了去路。波尔卡半道停下来捡她的帽子,“企鹅”半路停下来捡他的喙。结果毛毛怪和埃德蒙因为一路顺利一点都没耽搁反而最先到达山脚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胜利来得太突然,这是一个非典型的最后一名成功逆袭成为第一名的故事,很法国的故事,不是我胜了,而是对手败了。而典型的中国情节从古到今是这样的: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铁杵磨成针,成功总是伴随着勤奋和汗水,笨鸟只有先飞才能抢到制胜的先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努力拼搏争当第一。我们的教育是一种让孩子和父母都无法淡定、无法不焦虑的比赛模式:做不完的题,考不完的试,让人崩溃的PPT和排名。最荒唐的一种说法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没有跑呢,父母是对自己的遗传基因有多不自信呢?

有趣的是,害怕比赛的埃德蒙赢了,而一开始志在必得的爱德华却输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输赢论英雄。”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尤其当输的人是你,这句话怎么听都像是一句不咸不淡的安慰。虽然爱德华最后还是在朋友们面前(或许有些不情愿地)认了输:“比赛嘛,棕熊有时也会失败。”但他也表示第二天不想再玩雪橇了(或许是怕再输一次?)。在现实世界里,输赢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考验,赢了要学会不骄不躁,输了要学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气馁。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输不起;赢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有一次比赛胜负未分,没有任何人是永远的赢家。真正了不起的是始终做好你自己,战胜你自己,战胜内心的胆怯、焦虑和怠惰,勇于去尝试、去努力,享受改变的过程。

我相信,在故事里,松鼠埃德蒙之所以高兴不只是因为一不小心赢了比赛,更是因为他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克服了畏难心理,享受了玩雪橇的速度和快乐,和朋友们一起,在雪地里飞一样的自由。

■阅读札记

## 图文并茂的诗意和童趣

□谈凤霞

许多诗篇中,小动物的形象纷至沓来,如猫头鹰、毛毛虫、兔子、青蛙、毛驴、乌鸦、鸭子、小狗、小牛等。这些小动物各有个性,在诗人笔下被描摹得声形毕肖,而动物们的生命形态也往往寓含了诗人的情与思。《猫头鹰》这一首别有趣趣:“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不妨碍睡觉/也不耽误把老鼠捉/要是我也有这本领/你猜我怎么做/我会规矩地坐在教室里/用一只眼睛做梦/另一只眼睛听课。”诗歌的最后一句别出心裁,贴切地道出了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也是诗歌的光源,但也许有成人读者会质疑孩子这一想法存在的“上课不专心听讲”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诗歌并非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而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提炼。领会诗歌要有所超拔。“用一只眼睛做梦/另一只眼睛听课”,当我们规矩地坐在人生/社会的教室里,“做梦”和“听课”两不误的这种“两全其美”的状态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平衡和丰富?这一童言稚语的本质类似于荷尔德林的诗句:“勤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大地”。该诗以轻巧有趣的形象化描摹,传达了一个颇为深奥的人生哲理,图画也以一明一暗的黑色和黄色来表现生活本质的简单。

诗人的想象力既灌注柔情蜜意,也渗透幽默气息。《乌鸦》中,她写自卑的小乌鸦因为担心别人嘲笑它黑,不断找理由来为自己羽毛的颜色辩解,而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用对比的手法,通过企鹅之口告诉孩子们,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魅力,要对自己充满信心,“黑色永远流行”!《蛐蛐》一首写蛐蛐一天到晚的唠叨,“除了石头/没人受得了”,既可以理解为是对爱唠叨的蛐蛐的讽刺,也可以理解为对石头这个耐心倾听者的赞扬。诗歌的多义性带来开放的阅读角度和阅读乐趣。即便是孩子对于

黑乌鸦、蛐蛐的态度中包含某种“恶作剧”式的嘲笑,这种嘲笑也体现了儿童审美的特殊性。刘绪源谈到:“孩子眼里是那么好玩,令人兴奋。一切都是形象的、真切的、‘可信’的。我以为,这种恶作剧,在儿童是一种天性,而不是他们‘性本恶’,而是出于游戏的本性。在他们眼中,所有的倒霉都只是一种游戏,当儿童在读到诗中的想象时,当这种想象与他的思维暗合,当他窃喜或狂喜时,这种快乐的心理,对他来说,也就是美感。儿童的审美有自己的特征,这正是作家的创作给今天的美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所以,阅读这类诗歌时,当我们读出了儿童的游戏心态,就会对之会心一笑。

这本幼儿诗集将谐谑感表现得尤为充沛,几乎每首诗中都有笑声弥漫。有些诗歌融汇了知识,并且能将知识之“盐”融于游戏之“水”。如《鸡皮疙瘩》一诗,提到了天冷之后人会加衣、熊会冬眠等知识,紧接着来了一句充满孩子气的类比:“鸡会起鸡皮疙瘩/这个——/谁都知道”。鸡皮疙瘩本就是鸡皮的特征,而非冬天才有,孩子这一句“自以为是”的话其实违背了常识,但因其幼稚天真而显得另类有趣。图画以一只鸡身上的鸡皮疙瘩作为大片背景,来纳入各种抵御寒冷的方式,构图直观可感,令人印象至深。

除了用对话、对比来形成呼应、对称或反衬,诗中也用排比手法,而至结尾处常有惊喜,用轻巧的一句,或扭转前调,或锦上添花,颇有机趣。如《今天好开心》一诗排比性地陈列狮子、鲨鱼、蛇、猎人的开心是因为他们对猎物的放行并表达了友善,结尾泛化为“愿所有的人都开心,/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人们抛却算计,抛却私心,抛却功利和欲望的时候,人们就能变得开心——因为澄明、大度、友好,诗歌结尾画龙点睛,升华主旨。

此外,作为中国的儿童诗人,巩瑞萍没有忘记在童诗中注入芬芳馥郁的中国气味,《中秋》《夜》《倒霉的兔子》等都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倒霉的兔子》提到的三只兔子源于中国典故,“跑得快快撞晕了头”的兔子出自成语“守株待兔”,“和乌龟比赛落后了”的是龟兔赛跑中骄傲轻敌的兔子,“关在月亮上冷飕飕”的是跟随嫦娥奔月的玉兔。诗人对这些“倒霉者”打抱不平,这也贴合孩子的心理,他们往往会对于不幸者产生同情,并对成规提出质疑,这一质疑也可普泛化,可视作是针对模式化、僵化的思维范式的批判。这样的诗歌在童趣中也熔铸了力度。《中秋》和《夜》写宇宙中的月亮和星星,也都走了“舌尖上的中国”的生活化思路。《中秋》一诗依托中国的传统节日,带入风俗人情。诗中将月亮比作月饼,月亮渐圆是烤饼的过程,而圆月渐缺则是被星星们小口小口所吃,并且“饿得地上的人/纷纷拾头”,“饿”字用得绝好!诗人将月圆月缺的过程写得十分具有生活气息,而且温情脉脉。画面也展现了月亮圆缺的变化,更好玩的是,在表现诗歌的最后一句时,不仅让地上的人抬头仰望夜空,而且还举着碗在接星星吃掉的月饼屑。这是超逸文字的神来之笔,趣味陡增。而《夜》这一首对北斗七星的形状赋予了动态的想象,因迫不及待去舀鱼汤而“伸出了勺”,这一想象吻合了孩子们酷爱吃的特点。画面则综合运用西方的星座图案,将北斗七星放入大熊座来呈现,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带来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趣味。

巩瑞萍的儿童诗歌语言简单朴素,音韵自然,节奏动听,意蕴隽永。荷兰插画家的图画风格也明朗利落、奔放跳跃,色彩对比感强,同样具有想象力,而且很多地方都在文字之外有巧妙的“增值”,图画的表现力令人赞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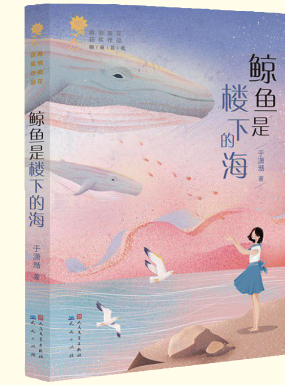
■新书快递



《我们好像见过面》  
张之路 著  
新蕾出版社  
2018年10月出版



《中国娃娃》  
周洁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出版



《鲸鱼是楼下的海》  
于湮湮 著  
天天出版社  
2018年10月出版



《隧道的森林》  
【日】角野荣子 著  
【日】大庭贤哉 绘  
魏雯 译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11月出版

10多年来,张之路深入到1000多所中小学,为学生做讲座、与师生交流、指导学生阅读。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许多让人感动的事情,也看到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现象。他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所感,希望这些观察与书写能让我们更好地发现、理解和体谅孩子。

《中国娃娃》是一个甜美、温馨、感伤的长篇童话。一个中国娃娃在两只蜂鸟的带领下踏上了陌生的旅途。她游历了幻想世界、无生岩的世界、地心,从东方到了西方,遭遇黑的宫殿里被缚的“邪恶”以及他的仆从,遇见了世界各地的娃娃,走过了一段成长和回家的旅程。

《鲸鱼是楼下的海》以海滨城市青岛为背景,用颇具想象力的手法描写了百年前的德国建筑师和百年后的中国女中学生与这座城市的故。尹吹雪是一名备受歧视的中学生,她唤醒了德国建筑师斯代尔留在青岛的灵魂……在斯代尔的指引下,尹吹雪通过一座美丽的建筑,走进了100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角野荣子的童年时期在二战中度过,10岁时因战争被疏散到日本北部地区。童年时的战争体验,成为她部分故事的素材,也是她终身崇尚和平与幸福的根源。《隧道的森林》是角野荣子基于个人童年记忆所写,其中的小女孩伊子是以作者自身为原型。《隧道的森林》以孩童视角展现了充满苦难的战乱岁月,故事中有艰难岁月里的良善与淳朴,也有在困境中对生命的体悟。